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北行漫记

● [美] 哈里森·福尔曼 著

● 陶岱 译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北行漫记

〔美〕哈里森·福尔曼 著

陶岱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北 行 漫 记

〔美〕哈里森·福尔曼 著

陶岱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插页2张 172,000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5011-0077-2/I·12

统一书号：10203·226 定价：1.65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

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资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

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党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

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黩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陷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资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

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所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目 录

第一章	重庆的低语	(1)
第二章	集中营	(12)
第三章	到克难坡去的路	(22)
第四章	克难坡	(28)
第五章	踏进红色的中国	(39)
第六章	延安	(51)
第七章	这是共产主义吗?	(58)
第八章	一种混合的经济	(63)
第九章	生产的努力	(75)
第十章	医药与巫术	(89)
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	(103)
第十二章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110)
第十三章	抗日根据地	(130)
第十四章	军事纪录	(136)
第十五章	晋、察、冀	(143)
第十六章	地下战争	(152)

第十七章	大丘地之战	(161)
第十八章	河北的女英雄	(171)
第十九章	新四军	(178)
第二十章	内战	(187)
第二十一章	他们是共产党吗?	(196)
第二十二章	国民党对共产党	(202)
第二十三章	到前线去	(209)
第二十四章	华北的子弟兵	(219)
第二十五章	在日军阵线后方	(234)
第二十六章	爆竹的乡村	(243)
第二十七章	高山上	(250)
第二十八章	汾阳之战	(256)
第二十九章	进攻娄烦	(262)
跋穆欣	(268)

第一章 重庆的低语

这是一桩稀奇的事情。中国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五十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封锁随时有爆发为浴血内战的危险。

自然，我们都知道这点的。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对于住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们，这是中国最大的不许声张的故事。我们固然不大知道封锁线内部事情的真相。我们更绝不被允许在任何电报里说到共产党一个字——除非是引用委员长和别的大官诅咒共产党“强占国土”“袭击国军”或“破坏抗战”的话。

这种攻讦当然只有刺激了我们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是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声言拥有着华北和华中的约莫九千万的人民——差不多等于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仅仅这一点就成为新闻了。可是在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面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

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的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

究竟封锁线的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党果真象政府当局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军？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他们是不是跟南京的汉奸相勾结？他们是不是压迫着人民？他们跟俄国的共产党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有，莫斯科究竟给他们怎样的影响和指示？他们在双重封锁的后面，怎样地维持下去——一面是日本而另一面是中央军的封锁？国共两党基本的区别之点是什么？怎样才能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在抗日战争中，他们曾经或能够尽怎样的贡献？

从新闻报道的观点说，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相当的问题是需要同答的——根据客观事实观察的回答，不过，如其封锁一直继续下去，我们似乎是很难得到这样的回答的。

去年春的一天，政府发言人在我们每周新闻例会中回答一个问题时，正式否认对共产党区域封锁的存在。我们新闻记者立刻抓住了这开放的机会。我们直接向委员长提出了联合请求书。这是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在下一新闻会议中，我们又把这请求正式公开地向政府发言人提出，请他转呈委员长。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委员长同意让我们去——作为政府的客人——虽然后来我们动身还在好几个月之后。

从重庆坐货车或汽车到宝鸡，只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够了——除非是“抛了锚”。不过在中国内地，汽车总要随

时“抛锚”的，时间是数分钟乃至数天不等。飞行到宝鸡却只消两小时。我们是特许飞行的。一架巨型的DC3道格拉斯机，由美国人驾驶，把我们六个外国记者和十五个中国记者一行带上了旅程。我们的正式名义是访问西北记者团。

宝鸡的石城正是比国人所建的陇海铁路的终点。这是一个具有边疆气氛的热闹的小市镇，从高原上的飞行场俯瞰全城，那被一片黄色麦野环绕着的宝鸡，方方切切地坐落在广漠而肥沃的山谷中，呈现着一幅美丽的图画。汽车把我们带下峻峭的山道，经过一列列嵌在崖边的窑洞，又通过了围立着许多素朴的乡民的市街，然后抵达一节等候着我们的特备的火车。这是一辆现代欧洲大陆式的卧车，附属的讲究的餐车，是用绷布架成的，有着十分整洁的台布，喷银的餐具，还有漂白的食巾插在闪烁的玻璃杯里。每一桌上都放着一瓶大大的红玫瑰花。

当我们等着开车时，一列货车从东面开来。其中一节有盖货车的车厢里，——跟我们华丽的花车恰成了显著的对照——挤满着从河南前线向西逃的教士难民。他们一共有五十四个，其中十六个是儿童，包括着三个襁褓中的婴儿。那车子中几乎堆满了床、家具、童床、脚踏车以及各种行李。婴儿啼泣着，小孩叫喊着，父母叱骂着，其余的成人则挤着围绕我们，大家争先恐后地说着，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自己从前方的日本兵手里脱险的经过告诉我们。我们倾听着，直到我们的司机者响起了汽笛，这才跳上了火车，驶向附近的阜新棉织厂去作一次顺道的旅行。

阜新棉织厂是自由中国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当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汉口时，它就撤退到宝鸡，在巨大的窑洞里装置机器，那从小崖掘出的窑洞是这样的深：虽然经了不断的轰炸，却连一支纺锤也没有受损。有四千个人在这些窑洞里工作，里面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看起来象是涂了白色的地下道。

我们专车到达西安时，几乎已是午夜了。从车站灯光的照耀中，我们在神殿似的车站上，受着当地百把个名人的欢迎。经了介绍和照例的交换致候名片以后，我们就被驶送到华丽的西安迎宾馆。

西安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在传统和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它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也是数世纪来帝皇御幸的首都。它那数世纪以前所造的它的锯齿形的城墙，是全中国所保持最为完整的了。它用十五英尺高的巨石筑成大矩形，每隔相当地位是雄壮的雉堞。

我们在西安消磨了很有趣味的四天。我们虽然是委员长的客人，地方政府的官吏却不大知道怎样应付我们。作为正式的宾客，我们应受一切优待和协助。作为观察锐利的新闻记者，我们也许会看到不良的事情或得到坏的印象。因此，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后来我们知道连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

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我们多少耐性地应付着这个，跟这些人笑着或讲着笑话，他们对于我们的关切倒并不使我们怎样苦恼。但我们可无法确定，一切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受命于重庆，抑或是出于西安政府的命令，不过西安与重庆当局的无甚差别，原是大家知道的。

第二天，当我正走进迎宾馆，信差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的信是用拙劣的英文写的，我在这里一字不易的把它转载过来，不过具名是给删去了，因为那签名正好是这个人的真姓名。

亲爱的福尔曼先生：

我深深地感谢你，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因为你们援助而且同情我们的自卫战争。现在，你怀着了解“中国西北内幕”的愿望，到了这里了。

当你请求访问延安这个特殊而奇异的地方时，在重庆当局中间曾经引起了从来未有的恼恨。为了这个不幸的事情，政府官吏，从重庆到西安，从委员长到何应钦、张治中、戴笠（军事委员会秘密警察首领）和徐恩曾（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长），是全体动员了。在陕西，胡宗南、祝绍周（陕西省府主席）和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吏也都忙碌地神经过敏地动员着。他们准备着讨论着怎样欺骗你，封锁你以及监视你。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这种准备的情形以及他们“欢

迎”你的妙策：当蒋委员长答应你这次访问时，戴笠就于二月十四日携带蒋的训令飞到陕西来。他立刻与胡宗南举行会议，并且指示怎样秘密的准备和布置。

蒋委员长指拨了五百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五分之三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即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胡宗南将军接获委员长的训令后，立即召集“特别会议”，以讨论“监视方法”、隐匿、封锁、孤立、烟幕、伪装、翻译以及当你到西安时跟踪和向导的各种问题。许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译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为了确保完成这些布置，“西安临时总部”成立了。它的组织和任务如下：

指挥部

总指挥（胡宗南的参谋长）

副指挥 谷正鼎（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特别会议”秘书长，西安特务联合行动的领袖。他负责起草“谈话大纲”，并训练特务人员冒充人民代表，控诉共产党的罪恶。这些“人民代表”都是特务组织的官员或高级职员，凡是久住西安的外国人，大概都“耳熟能详”。）

工作的分配

a、在宝鸡（当你下机的时候），在宝鸡与西安之间的铁路上，以及在西安，所有特务工作小组的活动，都联合受总部支配。每一小组必须完成指定的工作。在西安，

及其部属是主要负责者。

b、第二战区（阎锡山为长官）。从宜川至克难坡西安国民党特务受命活动归陈继承指挥，他是调查统计局特派的。

c、从宜川至红区，以及当你整天在延安逗留时，由译员和向导者负责，他们都是高级特务人员，由胡宗南总部选派的。他们是你到延安去的旅伴，与重庆驻延安的机关联络活动。他们也跟在延安的特务分子密切联系。他们的任务是监视你——特别当你与共产党接触的时候。他们将注意倾听你讲的什么，以及共产党供给你的攻击国民党的材料，他们还将搜集共产党过失的资料供给你，以造成你不良的印象。

d、从延安返回西安的路上，将由胡宗南的部队负责。

各小组的人选及人数

a、戴笠的。动员的人数为三百六十二。

b、两陈的（cc）。人数为四百十三。

c、胡宗南的。总数为四百。

对记者团防止各要点

a、严格限制访问的程序和在西安停留的时期。

b、无行动的自由——限制并阻止你作“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了你整天的时间。任何人向你访问或接近，如未获许可，必须尾随和监视。

c、使一切住居当地的外国医生、牧师或别的外国人与你隔开。他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察及便衣人士守看。